

在虛擬與現實之間

● 鍾健夫

我每天上兩所大學，一所生活大學，一所網絡大學。

說起來，我是上個世紀末走進網絡課堂的。選修的課程還真不少，有「新左派課程」、「九一一課程」、「孫志剛課程」、「『三農』課程」、「文革課程」等等。我的網絡大學，主要是「世紀沙龍」和「關天茶舍」兩間。過去還有「思想的境界」和「天涯縱橫」，因為校方辦學能力差，也可能接到指示，或者暗示，早讓同學們休學了。

「世紀沙龍」，是中國著名人文網站「世紀中國」的一個論壇；「關天茶舍」，則是中國人氣最旺的「天涯虛擬社區」眾多論壇中的一個。

總體來說，世紀沙龍的授課教師專業一點，水平較高；關天茶舍的教師年輕一些，思想活躍。我開始對「新左派」的課程非常反感，總要跟老師和同學們辯論。如果不是用筆名「童天一」註冊上學，我早就開始謾罵了。可是，不罵人我心理又不舒坦。不管你是「新左派」，還是「老左派」，我一聽名字中有個「左」字，就本能地反感，恨不得立即將網絡課堂上的所有「左」字，通通抹掉。

比如，有網絡老師說，三年困難時期，所謂餓死三千萬，絕對是瞎說，完全是別有用心者的故意編造。餓死多少？是不是三千萬？我覺得同學們可以研究，也可以討論。可是有一天，來了一位年輕的授課教師，他以非常實證的口吻說，老毛時代不存在餓死人的事，甚至連飢餓的日子也沒有。理由是他小時候沒有任何飢餓的記憶，他去問父母，也沒有印象；再去問親戚朋友，還是沒有飢餓的印象。我真想罵一句：胡說八道！轉念一想，他的體會可能是真的。文革時

不是流行「階級鬥爭」嗎？他們一家及其親戚朋友，可能全是少數享有特權的「階級敵人」——或者反過來，我們是被他們鎮壓的「階級敵人」——大家是矛盾的兩方面，互為敵人。

我開始接受這麼一種狀態，就是無論甚麼事物，同學們都可以用完全相反的觀點發表意見。比如，有老師說，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是自願的，不是強迫的。我堅決不同意，但已經不想罵人。有兩種聲音，無論多麼不和諧，總比只有一種聲音好。一個聲音的世界可能很純潔，聽多了，耳朵就會退化，甚至失聰。

少數「新左派」與老左派完全一樣，他們強烈擁護老毛，呼籲給文革平反，他們的觀點像網絡時代的「反標」，聽一聽，可以讓人「不忘階級苦，牢記血淚仇」。網絡大學的課室一律嶄新，老、中、青、少、兒，都是老師和同學；亞洲、非洲、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，五大洲天天歡聚一堂。個別同學忘乎所以，以為網絡具有「無限能指」，甚至可以寫「反標」了，結果真身消失在虛擬的世界裏。同學們着急了，於是發動群眾，四下尋找，「簽名連署」，刊登「尋人啟事」。「尋人啟事」很快又成了「反標」，在虛擬的世界中無影無蹤。

在生活大學最初的二十年中，曾經深深影響過我的美國和台灣的親戚，直至今天我也沒有見過。我自己卻成了自由職業者，像五十多年前的父親一樣，成了一個沒有公家單位、完全靠自修的專業和勞動自食其力的自由職業者。看到網絡大學的「新左派」，我沒有理由不擔心一件「關天」大事，這便是在這虛擬和現實之間的「世紀中國」，再「吃二遍苦」。